

聚龙湖

六世长

故乡的石桥

□周慕白

那是一座普通的石桥,连名字都没有,架在两道长长的堤坝之间,给往来的行人搭了条便道。数十年来立在乡野,不声不响。

第一次见它,还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。别的事都记不清了,那天的情形,倒一直记得。

那是1991年惊蛰前后,春耕将近。大坝底下连绵着千亩良田,八个村子的青壮男人都来了,加固堤坝。学校也组织了我們这群半大孩子,排着整齐的队伍,走在坝上,助威呐喊。

路是新翻的泥地,坑坑洼洼,我举着小红旗,走得磕磕绊绊,扯着嗓子喊“叔叔辛苦了”。底下挥铁锹的汉子们,全都咧着嘴笑。

走着走着,眼里忽然撞进那座石桥。它横在渠上,大概有二十米长,三米宽,水泥和石头砌得很结实。两边都是农田。那时候觉得,这桥真大,渠也宽,那两道大坝,像两座山,望不到头。

每年过年或逢大节,我会跟着父母去镇上赶集,六里路全是田埂,那座石桥是必经之路。从村子出来,走两里窄窄的田埂,眼前一下就敞亮了,桥就横在那里。

桥面是水泥嵌着碎石子铺的,纹理纵横,凹凸不平,没有护栏,只在两侧留了半掌宽的凸起。中间微微拱起,走在上面,总觉得脚下不稳。整个小学时代,每次上桥我都攥着父母的衣角,一步一步地挪,生怕踩滑了。过了桥,又是一段宽些的田埂,再绕着另一条大

坝走三里路,才看得见镇上的房子。
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,我与它少有交集。它离村子不算近,田垄又高低起伏,站在村口,根本望不见桥的影子。小学五年级的一个秋天,我跟着父亲在地里割稻,抬头往远处望,视野尽头,老石桥就卧在那儿。那时候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,它就是一座没名字的石桥,跟田埂一样平常。

没过几年,我考上了镇上的高中,路不算远,走一个钟头就能到。高一高二的日子,我常与两个同村伙伴步行前往,再次踏上这座石桥,一路说说笑笑。毕竟长大了,早没了小时候的胆怯。后来乡村公路修通,出行愈发便利,多数时候我会坐车往返,避开这条老路。偶尔来了兴致,我也会走路回家,走过老石桥。对我来说,它再无半分陌生,只是乡间一件寻常旧物罢了。

后来,我考上大学,一走出去,就彻底远离了这座坝上老石桥。此后回乡次数不多,岁月却早已变了模样。乡里人家不再年年种田劳作,赶集也换了新的去处,老路少有人走,田埂也就渐渐荒芜了。我也没特意绕过去看它。那条去往镇上的路,连同桥上的脚印,都停留在了我的青少年时代。

二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,我一直在外面,很多事都不一样了。唯独那座无名的老石桥,还静静卧在两道大坝之间,连样子都没变过,还守着那片农田,也守着我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。

柿子红了

□林牧之

入秋之后,一场秋雨一场寒。也不用看日历,仅凭对风雨的触感,便知深秋已落了下来。

一位同事提议周末外出摘柿子,大家一拍即合。不算远途出游,只是趁着空闲,去野外寻一点乐趣,摘几个熟透的柿子,尝一尝秋日原野的味道。

我们自驾来到郊野,一停车,便看到村口已有三五个老年人,坐在那里,手拿一块纸壳牌子,上面写有“摘柿子”几个大字。

我们由一位上了年纪的爹爹带路,一路上用我听不懂的当地方言说着话,大概是在说他家的柿子最好,又大又甜,让我们多摘些。

一路上铺满凌乱的落叶,踩上去沙沙作响。路边的杂草大半已泛黄,零星藏着几株迟谢的野花。天很蓝,云几乎看不到,有凉风拂过耳畔,让人心底格外舒展。秋游的人不算少,都是来摘柿子的吗?

行至半路,拐过一道山弯,眼前忽然一亮:几十棵柿子树立在高处,无数红点铺满在眼前。树上的叶子差不多快落光了,疏朗瘦削的枝丫间,竟能挂满如此多的柿子。

俗话说:“一夜寒露风,柿子挂灯笼。”这个时节,野外的柿子熟了。秋日田野,最耐看的从来就不是繁花,而是这枝头累累的红柿子,简单的一抹艳色,就把清冷的秋日衬得富庶且热闹。

走到树下看,只见那柿子圆润饱满,橙红透亮,高悬在枝头。阳光落下来,闪着温润的光泽,并不艳俗。果皮绷得紧实,微微鼓起来,有的一侧晒得深些,偏赭红,背光那面浅一点,带一层薄粉。

我想起小时候,那是柿子将熟未熟的季节,我跟着村里两个大一点的伙伴,也一起外出摘柿子。他们负责摘,我负责在地上捡。

伙伴动作敏捷,如灵猴一般在枝丫间穿梭,晃得树枝哗啦作响,带白霜的青柿子便啪啪砸进落叶堆里。我蹲在地上,拨开枯叶,把那些硬邦邦的柿子一个个捡进袋子里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,落在三个少年的脸上,亮堂堂的,满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劲儿。

回来后,掏出灶膛里的干草木灰,将青硬的柿子埋进去,放置在阴凉处,等上十天半个月,柿子变软,外皮染上暖黄,便可以吃了,一口咬下去,润滑的滋味溢满口腔。

不同的是,那时野外摘柿子不要钱,但费力,得走很长一段路,如今更像是一场郊游,是回忆。

我们几人分工随意,个子高的踮起脚,抬手去够那低处的柿子,指尖一拧,嘎巴一声,熟透的柿子便落在掌心。高处的柿子够不着,老爹爹便递上专门用来摘柿子的工具,只需抵住果柄,稍微一拽,柿子就落了下来。我们眼疾手快,瞅准位置,用布袋接住,生怕磕碰坏了。没人争抢,也不图摘得多,只是摘和看,感受野外乐趣。

摘了大半篮,我们便停了手,称完后,停在路边歇息。随手拿起一个刚摘的柿子,擦干净表皮,从中间掰开,咬上一口,果肉软糯清甜,跟小时候的味道差不多吧。

往回走,篮子里的柿子带着明显的秋意,吃一口,也算是拥抱着这个秋天了吧。